

# 电影班底打造粤味微短剧

《乡里相亲我爱你》热度出圈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中秋上线的粤味乡土微短剧《乡里相亲我爱你》收获市场良好反响,红果短剧站内首日热度1924万,成为乡土题材微短剧中的亮眼作品。制作团队向记者透露,该剧上线后几乎没有投流买量,靠内容本身在多平台自然扩散,猫眼热度持续稳定在5000以上,峰值达5160,印证作品获得观众的喜爱与认可。这部扎根广东高州乡土、由院线电影主创团队打造的作品,为广东本土微短剧创作探索出全新样本。

《乡里相亲我爱你》是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导演委员会助力高州推进“百千万工程”、打造高州市泗水镇大

联滩底村“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”的作品,由资深电影人张全欣担任编剧兼导演。剧集以高州荔枝产业为故事底色,围绕青年返乡、乡土相亲、助农创业展开叙事,融入粤西方言、岭南乡村人情风貌,将乡土生活里两代人的情感碰撞、邻里温情娓娓道来,充满浓郁的岭南本土气息。剧集在滩底村实景拍摄,挖掘广东乡村鲜活的人文底色,让地域故事有扎实的生活根基。

该剧摄制团队带着电影创作的工作方法进入乡村片场,表演追求生活化、有层次,摒弃刻意戏剧化的夸张表达;叙事上耐心铺陈人物成

长,把相亲、返乡创业等日常故事写出真实的烟火感;服化道、录音、调色等制作环节保持品质把控,成片呈现出细腻影像和岭南乡村独有的质感。

近年来,微短剧赛道快速扩容,乡土题材作品不断涌现。《乡里相亲我爱你》的实践,跳出套路化叙事,探索出一条本土现实主义微短剧创作路径。本土地域题材微短剧拥有广阔的受众空间,当创作者沉下心扎根地方文化,以成熟的影视制作能力讲好普通人的乡土故事,同样可以产出兼具人文温度与市场认可度的精品。



《乡里相亲我爱你》把真实乡村场景作为故事舞台 制作方供图

# 吴越遭“偷脸”的背后：“打标”不是免责通行证

近日,演员吴越公开发声怒斥有账号利用AI伪造她的形象和声音带货,质问对方“骗了多少人的钱?请如数奉还”。

引发争议的视频中,“AI吴越”面容逼真,配合“回馈老粉丝”的话术推销护肤品,画面中还打着“作者提示:含AI生成内容”的标签。记者发现,同一账号中,还有AI伪造的乒乓球名将邓亚萍的带货视频。在这条利用AI“偷脸”造假的黑产业链上,被盯上的知名公众人物早已不在少数。

如今,AI换脸与声音克隆的门槛降至几十元,催生了批量制造的偷脸带货流水线。不需要精心策划,只需套用模板、换上名人面孔,挂上商品链接就能变现。账号一旦

被封禁,换个马甲便可卷土重来。据媒体此前报道,演员温峥嵘曾在凌晨刷到“自己”在直播带货,进入直播间质问“你是温峥嵘我是谁”,结果被对方直接拉黑。温峥嵘无奈感慨:“现在很难证明我是我。”

吴越发文后,涉事账号已被永久封禁,内容清空不可见。但处置发生在吴越公开发声之后,而非平台事前核验环节。一个已标注“含AI生成内容”、顶着名人脸、挂着购物车带货的视频,为什么没有在审核或分发时被拦下,恰恰是更值得追问的问题。

平台要求标注AI生成,初衷是为了保障受众知情权,但在实际操作中,这一标签往往沦为形式合规的“通行证”。发布者打上AI标识,平台

审核、分发亦应识别视频盗用公众人物肖像带货,却没有核验授权、拦截风险内容。当标签变成免责挡箭牌,辨别真伪的成本就全盘转嫁给了对AI不熟悉的消费者。

今年4月,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已发布声明,其中明确指出:“凡可关联特定公众演员的AI撞脸、仿声演绎、换脸短剧、商业植入等侵权内容,即便标注‘非商用’‘公益分享’‘个人二创’等字样,均不构成合法免责依据,仍需承担全部侵权责任。”这份行业共识,击碎了“打个标签就能免责”的幻想。面对日益猖獗的AI“偷脸”乱象,监管、司法、行业层面已经“亮剑”。

羊城晚报记者 詹伟伟

## 各方声音

### 监管发力

中央网信办在“清朗·整治短视频虚假信息乱象”专项行动中,重点整治的第三类问题就是“利用AI等假冒人物问题”,即“通过AI合成虚假音视频等方式,假冒公众人物,实施虚假代言、营销等侵权行为”。

### 司法判例

据媒体报道,演员杨幂方面曾披露一例AI伪造声音侵权案的胜诉细节。彼时有律师解读:被告未经原告授权,在账号中发布视频,使用原告的肖像,并利用AI技术合成与原告音色、语调、发音风格高度一致的声音。法院经审理认

定,被告使用AI技术合成声音,并结合原告肖像制作视频,进行公开传播和推广销售,假借原告名义开展商业活动,侵犯了原告的首像权和声音权益。

### 行业共识

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今年4月发布声明称:“短视频、直播、影视分发等网络平台须严格落实内容审核主体责任,建立健全AI演艺内容授权核验长效机制,立即全面排查下架存量侵权作品,从严管控新增AI合成违规内容。”同时,该委员会明确表示“对恶意侵权个人、机构,及未尽审核义务的平台,依法追究民事、行政乃至刑事责任”。

# 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与谭献

□姚法臣

近日,因读《谭献日记》,去了一趟绍兴小皋埠村,这里曾是鲁迅兄弟因祖父科场舞弊案避居的地方。写了篇实地“考证”文章,意犹未尽,觉得钱氏父子与谭献亦可作小文充饘。

谭献(1832—1901,字仲修,号复堂),浙江仁和(杭州)人,近代词人、学者,是晚清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,曾提出超前的“接受论”观点: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,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。”这比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要早近百年,其辑选清词《篋中集》,被叶恭绰称为“开近三十年之风尚”,钱仲联《近百年词坛点将录》将其誉为“托塔天王晁盖”。他曾为浙江书局总校,交游颇广,章太炎(后因学术分歧决裂)和徐珂(编辑丛书《清稗类钞》)都是他的学生。钱基博(1887—1957,字子泉,号潜庐),江苏无锡人,近代古文学家、教育家。从年龄段、祖籍与学术方向看,谭、钱中间差着“辈分”呢,但就是这看似“八竿子打不着”的三位学人之间,却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“书缘”,这就不得不谈到谭献珍藏的师友手札的归属和《复堂日记》。

谭献的次子名叫谭谔(字紫绡)。徐彦宽(1886—1930,号蕺生)是谭谔的内弟、钱基博的同乡好友。1911年春,谭谔委托徐彦宽,请钱基博为袁昶夫人撰写六十寿序。袁昶(1846—1900,浙江桐庐人,晚清能吏)是谭献至友。徐彦宽相托,大概钱基博也不好推脱,更何况钱基博敬重袁昶的操守,还专门为其写过人物小传。钱基博如期交付寿序,但拒不接受谭家送来的润金,要知道那个年代请名家撰写寿文、墓志铭是要奉上一大笔金圆的。钱基博因受好友徐彦宽之请,不肯照惯例收取消费,但谭谔岂肯辜负这份人情和书香,为酬谢钱基博,谭谔把谭家珍藏多年的谭献与晚清上百位师友的往来信札(近五百通)酬送给钱

基博。

谭、钱雅人雅举,堪称读书人家做人做事的典范。钱基博得到这批珍贵的信札,小心藏存,二十多年后,也就是1933年,他亲自编纂了这批信札并作题记,此时距徐彦宽病故已过去三年。钱基博在题记里写道:“辛亥之春,袁衷秋太常(昶)夫人年六十,亡友徐君蕺生以谭紫绡之请,属于为文寿之。而以余不受润金,因检紫绡所藏先德复堂先生(献)师友存札一巨束相授以为报。匆匆二十年未及董理,而徐君墓草宿矣。”题记有“八记”,钱基博口述,钱锺书代笔,钱基博称誉这些信札“可当《官场现形记》读”,又是“《儒林外史》材料”,尤喜:“袁昶、梁鼎芬词笔雅令,行草英逸,翰札之美,弁冕群英……”末“记”,颇可莞尔:“余常患儿子不谙世故,兀傲自喜,诋痴儿不解事。今读袁昶书,曰子弟能有呆气方能读书……”这是钱氏著名的“有呆气方能读书”的典故出处。

2015年初,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《复堂师友手札菁华》,三巨册,保持了手札的原貌和形制,可读可赏。杨绛撰有“启事”一篇《手札若干纸失窃启事》,文中谈到一桩令人气愤的“窃案”,当年钱基博曾将第五册(统共八册)外借他人,若干年后才发现借出去的信札被揭去和剪掉了二十六面。杨绛先生正告天下:“一旦如在市场出现,那就是赃物出手了!”杨先生寥寥数言,就断送了某人想发不义之财的后路,读了真叫人痛快。这批手札后来由杨绛先生出面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。2025年7月,凤凰出版社依据影印版《复堂师友手札菁华》出版《谭献师友尺牋》(繁体竖版两卷),较好地解决了影印版手稿难以识读的问题,且多有纠错之功,可谓难能可贵。譬如,开篇即纠正了人文版“手札菁华”具名“许时雨”的差错,“许时雨”实

为“薛时雨”,是谭献的受业恩师。其实“手札菁华”附有钱基博为薛时雨撰写的手稿小传,起文便是“薛先生名时雨……”因手稿辨识较难,故有易名之错谬。出版无小事,能不慎乎?

《复堂日记》现以通行本《谭献日记》(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)行世,收录《复堂日记》八卷(谭献生前自刻)、补录二卷续录一卷共十一卷。在这部日记的“补录”和“续录”部分,可同时读到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1931年所作的“序跋”,这在钱氏父子著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。钱锺书为“续录”作序,时年二十一虚岁。在序言里,钱锺书对谭献日记评价甚高:“睹记所及,湘乡曾文正、常熟翁文恭、会稽李莪客侍御、湘潭王壬秋检讨皆累累挟数十巨册,多矣哉,前古之所未有。而仁和谭

复堂大令独能尽雅;人虽曰多乎,固可以少胜之。”曾国藩、翁同龢、李慈铭、王闿运,可是晚清“日记四大家”(另一版本以叶昌炽取代曾国藩),诸人的日记规模可谓洋洋乎,谭献日记却区区只有一册(通行本),故此钱锺书慷慨送了八个字:“独能尽雅”“以少胜之”。实际上,钱氏父子的序跋最早收录在徐彦宽辑刻的《念劬庐丛刻》里,“念劬庐”是他的斋号,“丛刻”主要整理谭献的遗稿,《复堂日记(补录)》、《复堂日记(续录)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日记补、续录编定后,徐彦宽请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分别作序,“丛刻”未竣,1930年4月徐彦宽病逝,1931年钱基博等募资助力刊刻问世。至此,一场由“寿序”引发的谭、徐、钱接力完成的书事,告一段落。



秋实 (国画)

□石文君

## 花地副刊 大家谈

# 我和副刊因缘殊胜

□卢新华(美国)

自2004年8月接受《羊城晚报》记者的采访以后,我和《羊城晚报》就一直联系不断,尤其是近些年来,在花地编辑的“督促”下,不仅自己写,同时也将一些极具写作潜能的海外作家推荐给该报,陆陆续续已有一些作品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发表。

这也是我移居美国后,又逐渐回归祖国文坛的一条通道,一条由报纸副刊架接起来的重要通道。

回想起我的文学生涯,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角度,但有一个是无法回避的,那就是1978年我平生第一次尝试写出的约八千字的短篇小说《伤痕》,引发了轩然大波,并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“伤痕文学”一词。这篇小说当时没有按惯例发表在文学杂志上,同样是发表在报纸副刊——《文汇报》的“新长征”上。

时任《文汇报》高级记者、文艺部编委的钟锡知先生以他敏锐的新闻嗅觉,在我的小说《伤痕》还只是一篇轰动复旦大学校园的墙报稿时,便及时找系里老师向我索去此稿,同时请示报社主编马达先生同意,马上打成小样,分别向上海文艺界、新闻界以及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们寄出,广泛征求意见。

后来他还曾携此稿去北京参加理论务虚会。钟锡知先生告诉过我,在去北京的火车上,他与时任上海文联主席的钟望洋同住一个软卧包厢,一个上铺,一个下铺。一路上,《伤痕》成了他们时不时要拿出来讨论的话题。后来,钟望洋忍不住道:“小钟啊,我看你们《文汇报》副刊的版面有限,小说最长也就能登个三四千字。我看你还是把《伤痕》给我吧,我把它用在复刊后的《上海文学》第一期,你看如何?”

钟锡知先生笑了笑,当然没有同意。但钟望洋先生的态度肯定也成了日后《文汇报》最终决定发表《伤痕》的

一个重要因素。

所以,当《文汇报》终于破天荒地以一个整版的篇幅,于1978年8月11日让《伤痕》与广大读者见面后,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,报纸当天便加印到180万份,而且很快便被全国各地许多报纸转载……以致有“全国人民读《伤痕》的泪可以流成一条河”之说。

也许是得益于报纸副刊殊胜因缘的加持,使我得以很快走上文学道路。因此,出国留学前,在感恩和感恩的同时,我也经常给许多报纸的副刊投稿,例如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的“朝花”、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等。

而在1986年出国后,有一次我回国在北京与大学同学聚会,经时在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任职的老同学、好朋友李辉介绍,认识了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的编辑罗雪村先生,在他热情洋溢的邀约下,我后来也陆续为“大地”副刊写下了《赌桌上的反思》《自家的车库自家清》《爆竹声中思宁静》《论回头》《三本书主义》等,同时还发表了我创作的一些诗歌。

在这些稿件的写作过程中,我得到报社副刊编辑的大力肯定和支持,所有文章后来也都被收入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三本书主义》一书中,“论‘三本书主义’”还在2017年被选作浙江省高考的作文题。

无论哪个时代、哪个社会,大众都可以通过报纸及时了解国际国内时事和社会动态等新闻内容。而且,普通读者更喜欢读报纸副刊的短小文章,这类文章往往更接地气,就像繁华城市的“路边摊”,也更带烟火味。

因此,我衷心祝愿《羊城晚报》的副刊越办越红火,越办越出色。也坚信,随着时间的推移,报纸副刊上的那些好文章会永远留在读者心里。